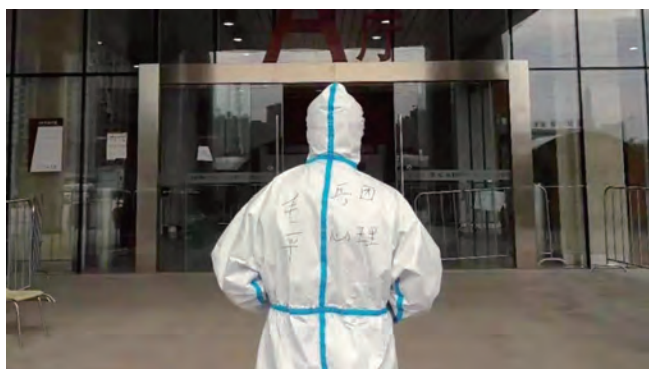


独自进武汉当心理志愿者，我竟也两次崩溃

早春的武汉春风拂面，这两天接到爸妈打来的电话，询问我的近况。我告诉他们我过得好着呢：吃着大餐、住着五星级的酒店。其实，我特别想念妈妈蒸的馒头，就算只就着大蒜，我也能吃两个碗大的馍馍。

□ 口述 | 毛平 整理 | 沈林



在方舱医院，毛平第一次穿上正式的防护服。



毛平和方舱医院的患者。

昨天中午我吃到了久违的花卷，比泡面的滋味香多了。虽然我不太介意吃喝，但连续吃了快一个月的泡面，鼻子里似乎总闻到泡面的味道。

山东到武汉，在平时，坐飞机只需要一个多小时，就算是火车，7个小时也足够了。但2月1日，我决定到武汉做志愿者的时候，整个湖北都封城了，拉着三个行李箱、两个背包，我坐火车、坐滴滴、坐三轮甚至还走路步行，绕行兖州、洛阳、信阳、武胜，辗转多地，2月4日，终于成功到达武汉。

您问我为什么非得去武汉？

我觉得我能帮上忙。

我是军人出身，转业后曾经在北京蓝天救援队工作，救助经验丰富，现在在北京和苏州从事知识产权相关业务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，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灾区，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陈家坝镇和宁夏的消防总队并肩战斗。

我有急救护理经验，还曾长期学习心理学，做过心理咨询。因此，在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后，我觉得来疫区能发挥我的价值。瞒着家人，我悄悄联系了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和武汉大

学中南医院，他们急缺护理人员及心理咨询师，答应接收我作为志愿者。

一天接上百个求助电话

从信阳跨过省界线到湖北的时候，警察对我说：“你想好啦？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还可以回去，进了你可能就出不来了。”

我笑着回他：“会出来的，只是会晚点。”

我的三个箱子装的是一个月的存粮和半行李箱药品，得知我要去武汉，还有朋友给我买了保险。所以，就算是爬，我也得爬到武汉。

但真正到了武汉，情况有了变化——武汉出了一个新规定，医院不能单独接收个人医护志愿者，只能市卫健委统一安排。虽然我的名字报上去了，但迟迟得不到批复。

护理工作做不成了，但也不能闲着呀。当地志愿者给我找了一个小酒店，有了落脚的地方，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公布在网络上，我的朋友也帮我不断推广，通过电话，我开始做一些心